

禮記卷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上第三之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
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
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篋虞其曰明器
神明之也釋文知音智味依註音沫亡曷反斲
陟角反和胡卧反篋息允反虞音巨

鄭氏曰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滕味當作沫不和
無宮商之調無篋虞不縣之也橫曰篋植曰虞神明之
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孔氏曰
沫黑光也瓦不成沫謂瓦器無光澤也劉氏曰之往也
謂以禮往送於死者也往於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
之是無愛親之心故為不仁往於死者而極以生者之

飲



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故為不智先王為明器以送死者竹器則無滕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麤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沫木器則樸而不成其彫斲之文琴瑟雖張弦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縣挂之筭處不可擊也所謂備物而不可用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

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釋文問喪問或作聞喪息浪反有為于僞反下為桓司馬為敬叔並同朝直遙反

鄭氏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于齊曰喪人其何稱是非君子之言者貧朽非人之所欲也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靡侈也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

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將之荆將應聘於楚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言汲汲於仕得祿也孔氏曰崔靈恩云夫子爲司空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也孔子失司寇在定公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不嚮楚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荆者則哀公六年之荆亦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卽之荆也陳氏澔曰將適楚而使二子繼往者將以觀楚之可仕與否愚謂問喪問失位而所以處之之道也孔子之將仕於楚爲道也非爲祿也而以此爲喪不欲速貧何也蓋聖人雖不爲祿而仕而仕者未嘗不得祿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士之失位也猶

諸侯之失國家也是故三月無君則弔君子雖不狗利而苟祿而亦豈以矯語貧賤爲高乎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釋文繆音木竟音境

焉於處反

鄭氏曰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恆之孫名伯愚謂雜記有大夫士赴於他國君之禮而莊子之赴魯人欲勿哭蓋諸侯於他國臣之赴但遣使弔之而不親哭爲其分卑而恩疏也縣子名瑣縣子知禮故繆公召而問之脩脯也十脰爲束束脩微禮尙不出境

言其無外交也交政於中國者言政在大夫專盟會征
伐之事以交接於諸侯也愛而哭之者出於情畏而哭
之者迫於勢齊強魯弱而陳氏專政於齊則其喪固不
容於不哭矣左傳魯爲異姓諸侯臨於外杜預謂於城
外向其國此哭於異姓之廟者別於哭諸侯之禮也哭
諸縣氏者因其禮之所自起也與孔子哭伯高於賜氏
之義同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
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
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
死其親乎

鄭氏曰仲憲孔子弟子原憲示民無知所謂致死之示
民有知所謂致生之示民疑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
仲憲之言三者皆非孔氏曰原憲言夏后氏用明器送
亡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表示其無知也殷人用祭祀
之器送亡者以有用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周世兼
用夏殷之器示民疑惑於有知無知之間也曾子言三
代送死之器不同者非爲有知與無知質文異也夏代
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殷代質言鬼雖與人
異恭敬應同故用恭敬之器送之周家極文言亡者亦
應鬼事亦應敬事故兼用二器然周惟大夫以上兼用
耳士惟用鬼器不用人器也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質
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憲言三事皆
非而曾子獨譏無知者譏一則餘從可知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
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

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釋文木式樹反又音朱徐之樹反

鄭氏曰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愚謂齊衰者以昆弟之服服之也大功者視昆弟降一等而服之也然昆弟之名從同父而生一本之親也同母異父昆弟一爲繼父之子一爲因母前所生之子此雖名爲昆弟實非昆弟也絕族無施服母嫁而從者爲之杖期而其父母則不服則必不從而服其子矣繼父有子則爲不同居繼父僅爲之齊衰三月則必不爲其子服齊衰大功矣必不得已援同爨總之義服之視齊衰三月者而差降焉其亦可已若不從母者則其所生之子乃路人也何服之有狄儀不可考公叔木衛之大夫必不從母而嫁且爲父後者出母且不服又何異父同母兄

弟之服乎魯爲秉禮之國二子學於聖人而其繆於禮乃如此殊不可解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釋文蓋無音今按當音蓋何不也

子思之母嫁母也嫁母無服故柳若戒以不可不慎而子思自言其時之不得行禮者以答之蓋禮所不得爲則雖欲慎之而無可慎也故曰吾何慎哉○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何服蕭太傅曰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元成曰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服故不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元成議是也愚謂喪服杖期章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而不言母嫁不從者之服則不服也出母服嫁母不服何也蓋出母者見絕於父不得已而去者也命之反則反矣猶未自絕於其夫與其子也嫁母者父未嘗絕之而彼乃自絕於其夫且自絕於其子則其與出母之不得已而去者不同矣惟其夫死子幼無大功之親不得已挾其子以適人則其情既可原而又有撫養之恩焉然後爲之服然猶止於杖期不得以父沒爲母齊衰三年之服服之也喪服於母嫁而從者之服特言繼母蓋但言母則嫌繼母嫁而從者之猶不服耳非謂因母嫁而從者之服又有加於此也母嫁而從者爲之杖期則嫁而不從者必不亦爲之杖期矣降此則或爲芻親遞降之服或爲正尊親遠之服又皆非所以服其母也先儒欲以出母之服例諸嫁母誤

矣

縣子瑱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反偽

釋文瑱息果反
倣字作瓌爲于

鄭氏曰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孔氏曰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惟不降正耳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謂芻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各隨本屬之輕重而服之虎是滕伯文叔父孟皮是滕伯兄弟之子滕伯是皮之叔父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概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來又添出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

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
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
不絕不降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周公搜剔
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
內易我死則亦然

釋文易以鼓反

鄭氏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買棺孝子之事非
所託孔氏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
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惠伯之子孫
無名木者故鄭直云其後縣子言孝子居喪不可不深
思長慮故買棺之時當令精好斲削外內使之平易后
木述之以語其子言我死亦當如縣子之言買棺外內
易也此是孝子所爲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譏后木

也愚謂王制言六十歲制則棺固不俟死而後具矣據
此則有死而後買棺者豈謂貧而不能預具者與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
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鄭氏曰斂者動搖尸帷堂恐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
子魯人愚謂仲梁子疑卽韓非書所謂仲梁氏之儒者
帷堂有二時一則將襲帷堂旣小斂而徹帷一則將大
斂帷堂旣斂而徹帷此據襲斂時帷堂而言也設飾謂
襲斂也襲斂必動搖尸恐人褻之故帷堂夫婦方亂謂
男女同在尸側未分堂上堂下之位也然男女奉尸使
於堂主人主婦馮尸在小斂徹帷之後則帷堂之不爲
夫婦方亂明矣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

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

鄭氏曰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

疏云當云奠於室此後人傳寫

之誤乃有席愚謂士喪禮小斂奠於尸東尸南首尸東尸之右也凡奠於尸者必於其右象生人以右手食也曾子謂在西方非也小斂奠無席是時尸在牀牀本有席故也至大斂尸已在柩而設奠在室然後設席言小斂有席亦非也未猶後也魯未禮失曾子見當時所行以為禮本如此故記者言此以正之

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

釋文綌衰上去逆反下七回反總音歲布細而疎曰總

鄭氏曰非時尚輕涼慢禮愚謂綌麤葛也總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者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用之為齊周末喪服不依五服升數但以輕細為貴故以綌為衰以總為裳非禮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鄭氏曰滅蓋子蒲名野哉非之也唯復呼名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孔氏曰野不達禮也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愚謂此哭者蓋子蒲之尊屬非子蒲之子哭其父呼滅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釋文相息亮反沽音古

鄭氏曰沽猶畧也孔氏曰禮孝子喪親悲迷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杜橋母死不立相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麤畧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

弔

釋文易音亦徐以豉反

喪大記疾病男女改服謂改其養疾之元端而深衣也間喪云親始死扱上衽但言扱上衽而不言改衣則前

此已深衣而至此特扱其衽明矣此始死乃有羔裘元冠者謂疏親不與於養至死而方以吉服至者也易之者改而素冠深衣也羔裘元冠吉服也弔於未成服之前者皆吉服以主人尙未喪服也主人既成服則不以吉服弔矣羔裘不以弔則弔衰皆襲麤裘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釋文稱尺證反亡皇如字一音無惡音烏齊才細反又如字母音無還音旋縣音元封依註作

鄭氏曰惡乎齊問豐省之比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而封不設碑絰不備禮封當為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塋疏云左傳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塋弗毀則日中而塋杜註云塋下棺也孔氏曰縣棺而窆謂但手縣棺而下

之同於庶人愚謂稱隨也亡無也齊謂厚薄之劑量也毋過禮者不可以富而踰禮厚葬也斂藏也斂首足形謂衣衾足以藏形體而已襲不必三稱小斂不必十九稱大斂不必三十稱也還葬斂畢即葬不待三月也士葬雖無碑而用絰以引棺使人卻行而下之縣棺而窆者謂不用絰而卻行下棺但以繩縣棺而下之庶人之禮也此所言謂甚亡者之禮然也其餘則亦各視其禮之所當為極其力之所能為者具之而已力之所不能及者人固不之責也蓋君子雖不以天下儉其親然無財不可以為悅苟必期於備禮則將有取之以非義如粥庶母以葬母者矣亦豈所以安其親哉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釋文賁音奔汰本又作大音泰

鄭氏曰請襲於牀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孔氏曰案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汰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別字也凡諮禮事當據禮以答之子游不據禮以答而專輒許諾之如似禮出於已然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愚謂司士夏官之屬賁蓋以官爲氏者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旣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鄭氏曰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孔氏曰案春秋宋襄公卒在僖公二十三年至文公十六年猶有襄夫人在此云宋襄公葬其夫人者蓋初取夫人曾子不譏其器之多但譏其實爲非蓋明器

當虛而與祭器皆實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無祭器則亦實明器故旣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又云甗二醴酒也若大夫諸侯兼用鬼器人器則空鬼而實人夏后氏專用鬼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專用人器則分半以虛之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鄭氏曰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貪善其能廉愚謂周禮宰夫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宰夫在天子爲冢宰之考諸侯以司徒兼冢宰則宰夫屬於司徒其治大夫之喪者乃司徒之旅也故主爲孟氏歸四布四布謂四方之賻布歸之者以喪用之餘還其人也可也者善其不家於喪○司徒皇氏以爲國之司徒熊氏以爲家臣之司徒左傳昭二十四年叔孫有司馬鬻戾旣有司馬則

亦有司徒但此司徒有旅則疑國之司徒耳孔氏以司徒爲家臣司徒敬子又謂魯司徒爲季氏季氏無諡敬子者以此駁皇氏之說案記但言司徒初不言司徒敬子而疏說如此殊不可解也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鄭氏曰祖而讀贈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之所以存錄之愚謂以車馬送死者曰贈讀贈謂書贈物於方將行主人之史當柩東前束讀之也然致贈之賓奉幣嚮殯將命是已告於死者矣至將行而又讀之故曾子以爲再告古謂殷時也殷禮不讀贈至周禮始有之而曾子譏其禮之繁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日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

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

葬我焉釋文遺于季反又

如字革紀力反
鄭氏曰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遺慶封之族革急也不食謂不墾耕愚謂大病謂死也子高之爲人薄葬尙儉蓋近於墨氏之意然以視夫樂瑗丘而欲葬爲石槨而三年者不亦賢乎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釋文衎苦旦反○陳氏曰喪下當有如之何子曰字

鄭氏曰衎爾自得貌爲小君喪惻隱不能至陳氏澔曰君母君妻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如此衎爾和適之貌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論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蓋生而無所館則館之

死而無所歸則殯之聘禮賓入竟而死遂焉主人爲之具而殯客死於館而使之就而殯焉館人之禮然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釋文釋

壤而丈反

鄭氏曰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諡也子高意在於儉非周禮孔氏曰子高之意以人死可惡故備衣衾棺槨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不當更封壤種樹以標之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愚謂衣足以飾身言僅足以飾身使勿露而已不必多也棺周於衣槨言僅足以周其外而已不必大也周禮典瑞斂尸用圭璋璧琮之屬朱子謂周公要是未思量耳蓋椎埋發冢之事周公時尙未有之宜其慮未及此也莊子言儒以詩禮發冢而子高之

言如此亦若有預防及此者豈陵冢發掘之禍當時已有其端與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釋文燕烏田反○案與字

爲句故釋文無音王肅讀平聲屬上句今從之

王氏肅曰若聖人之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陳氏澹曰延陵季子葬其子夫子尙往觀之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子夏以爲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人葬聖人則未必皆合於禮也蓋謙辭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釋文坊音防鬣力輒反

鄭氏曰封築土爲壘堂形四方而高坊形芻殺平上而長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芻廣而卑斧形芻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故從若斧者馬鬣封俗間名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也三斬止之芻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賈氏公彥曰案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四阿鄭云四阿四注殷人始爲四注則夏后氏屋但兩下爲之故兩下屋名爲夏屋漢時門廡爲兩下之形故鄭舉漢法爲况孔氏曰子夏言夫子欲從若斧者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以語之馬駿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三斬板者築墳之法側板於兩邊用繩約板令立內土板中築之士與板平則斬斷所約板繩而更置三徧如此則墳成而已止其封也板廣二尺三板斜殺惟高四尺耳

其東西之廣南北之袤則未聞也孫毓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卧斧高八九尺全無馬鬣封之形不止於三板孫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原葬墳同

婦人不葛帶

敖氏繼公曰婦人指五服之親言也間傳云男子重首婦人重要婦人質故於其所重者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其總麻者卒哭既退而除之愚謂帶要經也凡經男子重首婦人重要喪至卒哭而變麻服葛男子首經要經皆變之婦人則變首經而要經不變蓋婦人質於所重者有除無變也五服皆然注疏惟據齊斬婦人言之非也此言婦人不葛帶少儀云葛經而麻帶士虞記婦人說

首經不說帶皆非專為齊斬婦人言也婦人雖不葛帶而其受服之經大小與初喪之帶同卒哭之帶必去其故帶五分之一乃得與其經為大小之差也
有薦新如朔奠

鄭氏曰重新物為之盛饌又士喪禮註曰薦新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孔氏曰大夫以上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敖氏繼公曰新謂穀之新熟者也春秋傳云不食新矣少儀云未嘗不食新皆指五穀而言愚謂薦新以五穀為主而兼及他物若月令以雛嘗黍羞以合桃是也殯後朝夕奠醴酒脯醢而已朔奠視大斂士則特牲三鼎其禮盛象生人朔食則盛饌也若薦新穀於殯宮其禮與朔奠同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鄭氏曰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愚謂既葬各以其服除者謂既葬卒哭則總麻除服小功以上亦皆除其重服而受以輕服也

池視重雷

釋文重直容反

鄭氏曰池如屋之有承雷也承雷以木為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雷云以銅為之孔氏曰池柳車之池也在車覆鼈甲之下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為池重雷者屋承雷也以木為之屋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故謂為重雷天子四注四面為重雷諸侯四注去後餘三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柳車象宮室池象重雷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雷

君即位而為棹歲一漆之藏焉

釋文棹蒲歷反徐房益反

鄭氏曰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焉虛之不令孔氏曰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裨柅棺親尸者漆之堅強斃斃然也人君無論少長體尊備物故卽位而造此棺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惟云漆柅則知不漆柅棺外屬等藏焉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也故藏物於其中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

釋文楔悉節反綴竹劣反又音竹衛反飯煩晚反

復招魂也楔齒以角柅柱死者之口使含時不閉也綴足以燕几綴死者之足合著屨不辟戾也飯以米貝實死者口中也設飾謂襲也帷堂張帷於堂上也作起也並作者謂以上諸事一時並起也案士喪禮復後而楔齒綴足乃帷堂又沐浴乃含而襲此以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爲次者蓋含襲雖在帷堂沐浴之後而陳襲事于房中實貝于筭實米于筐饌于西序下皆在沐浴

之前故以飯設飾繼楔齒綴足言之帷堂雖在飯含前而徹帷則在小斂之後故退在下以見意

父兄命赴者

孝子喪親悲痛迷亂故凡赴告之人皆父兄爲命之惟赴於君則親命敬君也士喪禮乃赴於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是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鄭氏曰尊者求之備亦他日所嘗有事賈氏公彥曰尊者求之備故凡嘗所有事之處皆復焉卿大夫以下復自門以內廟及寢而已婦人無外事自王后以下復處亦自門以內廟及寢而已愚謂小寢燕寢也大寢正寢也天子小寢五正寢一諸侯小寢二正寢一小祖四親廟大祖大廟也庫門諸侯之外門也始於小寢而終於

四郊自內以及外也周禮夏采掌以冕服復於大廟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隸僕復於小寢大寢祭僕復於小廟諸侯復於庫門則天子臯門亦當復矣其亦夏采爲之與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釋文剝邦角反與音餘

鄭氏曰剝猶裸也有牲肉則巾之爲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孔氏曰剝猶裸露也喪奠脯醢不設巾可得裸露與語辭謂喪不裸露奠者爲有牲肉也案士喪禮小斂陳一鼎既奠於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之也士喪禮又云始死脯醢醴酒奠於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奠脯醢醴酒如初設不巾是脯醢醴酒不巾也案既夕禮朝廟之奠巾之此亦脯醢之奠巾之者以其在堂恐塵埃此脯醢之奠不巾者據室內也愚謂

有牲肉則牲肉與醴酒皆巾之以其禮盛也無牲肉而但有脯醢則脯醢與醴酒皆不巾以其禮畧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鄭氏曰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材椁材也孔氏曰布班也殯後十日而班布告下覓椁材及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預暴乾之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於殯門外是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喪既殯以後未葬以前每日朝夕設奠於殯宮逮及也逮日及日之未入也朝夕奠以象生人之朝夕食生人日已出而朝食日未入而夕食故奠之時亦放之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鄭氏曰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孔氏

曰哭無時有三種一是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哭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則哭或一日二日而無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可為君使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反還也為使還家必當設祭告親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練練衣黃裏縗緣葛要經繩屨無絢角瑱鹿裘衡長祛祛

裼之可也

釋文縗元絹反緣悅絹反要經一遙反下大結反絢其俱反瑱吐練反衡依註作橫華彭反下

衡三同祛起魚反一音邱據反

鄭氏曰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縗為飾黃之色卑於纁縗纁之類明外除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衡當為橫字之誤也祛謂衰緣袂口也練而為裘橫廣

之又長之又為祛則先時狹短無祛可知吉時麤裘孔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為中衣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為之黃袷裏也縗為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衰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縗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經者小祥男子去首經惟餘要經也繩屨者謂父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蕪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絢屨頭飾也吉有喪無瑱充耳人君吉時用玉為之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為之冬時衣裏有裘吉時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為之鹿皮白色與喪相宜也衡橫也祛衰緣口也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祛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祛也愚謂小祥謂之練者始

禮記集解卷九
練大功布爲冠也喪冠不練故喪服傳冠六升鍛而勿
灰爲父小祥冠八升爲母冠九升皆加灰練之以其祭
言之曰小祥以其冠言之曰練練衣者練大功布爲中
衣也爲父小祥衰七升爲母衰八升皆不練其中衣升
數與衰同而加灰練之又染爲黃爲之裏以其在內可
差飾也縗淺絳色爾雅一染謂之縗緣中衣之緣也喪
服傳曰帶緣各視其冠練中衣之緣亦用其冠之布爲
之而染爲縗色蓋吉時中衣之緣皆以采色爲之始喪
無采至是而漸飾也中衣與深衣同制然深衣禫而練
中衣有裏則吉服中衣有裏可知葛要經者卒哭變麻
服葛至練除首經而要經猶在也繩屨大功之屨也斬
衰始喪菅屨卒哭受以不杖齊衰之疏屨旣練受以大
功繩麻屨爲母始喪薦屨卒哭受以大功繩麻屨至練

而無變也絢屨頭飾也喪屨無絢去飾也瑱吉時人君
以玉大夫士以石之似玉者初喪去瑱練貴賤同用角
爲之貶於吉也裘之袂口以他物飾之詩言羔裘豹祛
是也前此雖已有裘而短狹無祛至練而橫廣之又長
之又飾其祛也裼者袒上服之衽而露其中衣也祛裼
之可也者裼爲見美吉時以裼爲常有爲焉則襲喪事
以襲爲常有爲焉則袒小祥裘旣有祛差向文飾則雖
裼而露其中衣亦可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鄭氏曰兄弟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愚謂
遠兄弟謂不同居者也三年之喪不以弔惟兄弟之喪
雖總必往蓋以已爲之有服而往哭之非弔也雜記曰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

而往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皇氏曰此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愚謂所識謂所知識也知生者弔故所識之人其兄弟之不同居者死皆往而弔之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棨棺一梓棺二

四者皆周

釋文重直龍反被皮寄反厚胡豆反度厚薄曰厚皆同此音棨羊支反

鄭氏曰天子之棺四重尙深邃也棨棺所謂棨棺也爾雅曰椁棨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周而也凡棺用能溼之物愚謂天子之棺四重者一物爲一重四物則四重也此與數席之重數同水兕革棺蓋以木爲幹以水牛兕牛之皮爲之表裏合之而其厚三寸也被之者言其最在內而被體也二牛之皮堅而耐溼故用之以爲親

身之棺棨棺卽棨也以棨木爲之梓棺謂屬與大棺皆以梓木爲之四者皆周言其皆并有底蓋也上言四重而下言四者此一物爲一重明矣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是大棺皆以二寸爲差天子大棺宜一尺併屬六寸棨四寸水兕革棺三寸凡厚二尺三寸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釋文衽而審反又而鳩反鄭註衽或作漆或作髹

鄭氏曰衡亦當爲橫衽今小要愚謂古棺無釘用皮束之縮縱也縱者二以固棺之首尾與底蓋之材也橫者三以固棺之兩旁與底蓋之材也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似深衣之衽故名焉鑿棺身與蓋合際處作坎內小要其中以連之衽與束相值每束之處用一衽

亦縮二橫三也此謂天子棺制也諸侯亦然喪大記君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柏椁以端長六尺

鄭氏曰以端題奏也其方蓋一尺孔氏曰天子椁用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椁材並從下壘至上始爲題奏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長六尺者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知方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椁厚於棺一寸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愚謂諸侯與上大夫大棺八寸大夫士六寸庶人四寸每以二寸爲差則天子大棺一尺也以椁厚於棺一寸差之則棺六寸者椁七寸棺八寸者椁九寸棺一尺者椁尺有一

寸與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

以樂食

釋文紵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爲于僞反

鄭氏曰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或曰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爲之不以樂食蓋謂殯斂之間愚謂哭諸侯謂遙哭之也爵弁以爵色韋爲之紵與緇同黑色帛也爵弁紵衣卽周禮司服所謂韋弁服也經弔服之葛經也爵弁紵衣而加經蓋天子弔於未成服之服故哭諸侯亦用之士弔於未成服之前朝服加經諸侯大夫皮弁加經天子爵弁服加經禮之差也司服王爲諸侯總衰此謂巡守所至遇有諸侯之喪或諸侯來朝薨於王國而弔之於成服之後者若薨於其國赴於王而哭之則聞喪卽哭故用未成服之弔服也哀

戚之事非可代爲之者或言使有司哭之非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則非使人代哭明矣內宗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外宗大喪敘內外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則諸侯與王有服者又當爲位而哭之也爲之不以樂食此又記者之言也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弛縣者久而去樂者暫蓋諸侯雖尊然其爲人衆而其情亦視內臣爲稍疏故其降殺如此王爲公卿當如諸侯之爲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其爲諸侯蓋比殯不舉樂與諸侯之喪赴告之及於王必在既殯之後蓋卽以聞喪之日斷爲之限與○陳氏祥道曰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云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卽韋弁耳古文弁字象形其制上銳如合手然韋其質爵其色也敖氏繼公曰考

經傳物色之言爵者惟爵韠爵韋耳若布與絲則不聞以爵名豈爵弁果以韋爲之與愚謂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詩云韠韠有奭以作六師是韋弁服配韠韠士冠禮爵弁亦配韠韠是爵弁卽韋弁明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韋弁之尊次於冕故軍事服之士不得服冕則以此爲上服而服之以助祭焉

天子之殯也菽塗龍輅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釋文菽才官反輅敕倫反

鄭氏曰菽木以周龍楯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輅車畫轅爲龍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繆幕上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孔氏曰菽叢也用木菽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菽塗也龍輅者殯時用輅車載柩而畫轅爲龍也以椁者亦題奏菽木象椁之形也斧謂繡覆

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葢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也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愚謂葢塗龍楯以椁者天子之殯以龍輜載柩其外葢木四周象葬時之椁然也加斧於椁上謂用夷衾以覆棺其上畫爲斧文也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大夫元冒黼殺士緇冒黼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是君之夷衾畫黼也既夕禮幘用夷衾賈疏云夷衾本擬覆棺故斂不用則殯時用夷衾覆棺明矣畢塗屋者葢木與棺齊以夷衾從椁上入覆於棺乃以木題湊而盡塗之屋者言其題湊之狀中高而四下象屋之形也左傳宋葬文公椁有四阿言其僭天子也天子椁有四阿其葢塗象椁亦爲四阿可知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釋文別彼列反

鄭氏曰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哭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愚謂別姓而哭謂分別同姓異姓之諸侯而爲哭位也喪大記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此未小斂以前之哭位也又士喪禮朝夕哭婦人卽位於堂南上哭丈夫卽位於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芻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

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門外之西方東面者士也士在門外在西方東面則在門內亦然不言者從可知也此雖朝夕哭位其實自小斂以後已然諸侯朝夕哭位雖不可考然未小斂以前諸侯哭位與士禮大畧不殊則朝夕哭位亦然其異者士禮門東之位在諸侯當爲寄公之位士禮門西之位在諸侯當爲鄰國弔賓之位士禮丈夫外兄弟卿大夫各不相統而諸侯則諸臣西面立位皆北上而統於君耳是自諸侯以下皆無別姓而哭之法也天子之喪公卿大夫之位宜亦與諸侯以下無異此之別姓而哭惟諸侯之位則同姓者在門東異姓者在門西而皆東上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

父

釋文相息亮反父音甫

稱孔丘者君臣之辭也耆老謂孔子相助也言孔子死而無助我之位者傷之之辭也尼父孔子之字也孔子無諡而爲誄誄之不必有諡於此見矣按左傳哀公誄孔子曰旻天不弔不懲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與此所載不同大約檀弓所載與左氏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爲確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釋文縣郡縣之縣厭于葉反太音泰

鄭氏曰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后士社也愚謂縣邑之大者左傳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公四命之孤也厭冠蓋卽素冠其制厭伏與

喪冠同也其服則素服周禮大司馬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下篇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軍門之外則此厭冠當素服明矣殺牲盛食曰舉軍敗失地以喪禮處之故羣臣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又爲之三日不舉也必哭於大廟者以土地人民受之先祖故也后土社也或言君舉而自往社中哭之以社主土故也應氏鏞曰曰舉者非也

孔子惡野哭者

釋文惡鳥路反

鄭氏曰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詔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張子曰有服者之喪不哭於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所知當哭於野又若奔喪者安得不哭於道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釋文稅始稅反

鄭氏曰不專家財也稅謂遺於人陳氏澔曰未仕者身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或有情義之所不得已而當遺者則稱父兄之命而行之愚謂稅謂以財物助人喪事卽所謂贖也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鄭氏曰備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孔氏曰國君之喪羣臣朝夕卽位哭踊踊須相視爲節嗣君雖先入卽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乃俱踊也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爲畢愚謂士喪禮朝夕哭主人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徹者盥於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是主人待衆賓畢入乃拜賓

拜賓畢乃踊也嫌人君尊或不待羣臣畢入而踊故明之

祥而縞

鄭氏曰縞冠素紕也孔氏曰祥大祥也縞縞冠也大祥日著之

是月禫徙月樂

鄭氏曰言禫明月可以用樂孔氏曰鄭志曰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祥踰月所爲也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能歡徙月之樂極歡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愚謂祥之日鼓素琴而尙未可歌也踰月而可以笙歌而尙未備縣也禫而縣而猶未作也踰月而金石之樂作矣此除喪作樂之漸也

君於士有賜帟

釋文帟音亦

鄭氏曰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愚謂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是大夫以上皆有帟幕人自以其職共之士本無帟君所加恩則有賜之以帟者也

禮記卷九終

邑後學項琪原榮
湖南後學陶鴻勳補棗

禮記卷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下第四之一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

車一乘

釋文適丁歷反下適室同
長丁丈反下同乘繩證反

鄭氏曰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
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
之大功之殤中從上愚謂凡遣車無直言車者此車謂
生時所乘葬時用為魂車者也士喪禮薦車三乘乘車
載皮弁服道車載朝服稟車載蓑笠左傳齊葬莊公下
車七乘說者謂齊舊用上公禮車九乘故以七乘為貶
以此差而上下之則天子十二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
君之適子降於君車宜五乘殤降於成人故三乘庶殤

降於適殤故一乘大夫適子降於大夫車宜三乘殤降於成人故一乘也上篇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則送死之物中殤下殤爲一等君之適中下殤車皆一乘也然葬必有魂車自一乘以下不容復降則公之庶中下殤大夫之庶殤士之殤皆一乘與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有位於朝者曰達官達官之長謂大夫也達官爲君皆杖而曰諸達官之長杖者謂以杖卽位也喪大記曰君之喪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特輯之而已則得以杖卽位矣此達官之長杖也喪服傳曰公士大夫之喪眾臣杖不以卽位則諸侯之士杖不以卽位可知此達官而非長則不杖也○註謂有官職而不達於君

則不服斬非也既有官職豈有不服斬者疏謂不達於君爲府史之屬亦非也府史之屬特庶人在官者耳其爲君齊衰三月而已安得與公卿大夫論其杖不杖之差乎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釋文朝直遙反

宮柩所朝之廟也將葬弔於宮謂葬日柩將行而君弔之也出謂柩出廟門也命引之者命人執引以引柩車也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故使人引之以致其意每引三步三引則九步也禮成於三朝謂葬前一日柩朝廟之時也次孝子居喪之所次舍廬聖室之處也士喪禮主人揖就次是也哀次者柩至次則孝子哭踊以致其哀士喪禮乃行踊無算是也君之來時不一或當柩朝

廟之時或當柩已出宮至喪次之時皆如弔於宮之禮
命引之者三也○鄭氏謂宮爲殯宮非也士喪禮啓殯
卽遷於祖固無可行弔禮之節而柩至祖廟設奠薦車
之後乃云質明滅燭則啓殯時尙味爽君之弔必不能
遽及乎此時而來也又鄭氏謂引之爲以義奪孝子亦
非也君使人引車特以致其執紼助葬之意非有他義
也又鄭氏以次爲大門外接賓客之處亦非是說見曾
子問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氣力始衰愚謂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故不越疆
而弔人

季武子寢疾疇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
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

點倚其門而歌

釋文(疇)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稅徐又音申銳反見賢遍反倚于綺反徐其綺反

鄭氏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爲上卿強且專政
國人事之如君疇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
也武子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明也倚門而歌明已不
與也點字皙曾參父愚謂疇固不以強臣之勢奪其所
守而又自言其故以正君臣之分其所以矯諂畏警僭
竊者深矣微小也言禮之微小者唯君子能表明之稅
齊衰於私門非失禮之小而武子之言如此亦自文之
辭也武子雖恨疇固而其所據者乃先王之禮故不能
以爲非而反以爲善於此見禮之可以守身而無畏於
強暴也及武子卒而曾點倚其門而歌蓋亦以示其不
畏季氏之意故記者因疇固之事而併記之然歌於有
喪者之門則非禮矣○萬氏斯大曰季武子卒在魯昭

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四子侍坐點齒在子路下子路少孔子九歲時方八歲曾點當益幼矣倚門而歌必無是事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鄭氏曰辭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孔氏曰始喪哀戚甚小斂以前不爲大夫出也正當小斂之節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絕踊而拜之或大夫正當斂後踊時而來則亦絕踊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踊絕踊而拜之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然後拜之愚謂大夫尊來弔當卽拜之若當事未得拜則宜告之以其故也主人雖未拜弔者皆入卽位矣故上篇子游禭裘而弔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是知

主人雖有事未得拜賓弔者已先入也喪大記云士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則不當事雖未小斂固爲大夫出矣士喪禮唯君命出謂未襲以前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

釋文樂音岳又音洛

鄭氏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婦人無境外之事也惟三年之喪則越疆而弔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鄭氏曰以全哀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釋文引音允壙苦晃反又音曠後同

鄭氏曰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柩曰紼從柩羸者孔氏曰引柩車索也引者長遠之名車行遠也紼引棺索也紼是撥舉之義棺惟撥舉不長遠也弔葬本爲助執事故

必助引柩車及至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遙行皆散而從柩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愚謂引紼一物也在塗時屬於柩車謂之引載時及至壙說載除飾皆屬於棺謂之紼王制疏云停住之時指其繒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是也此疏以紼爲撥舉乃據孺子蕢章註爲說非確義也又既夕禮屬引鄭註云在軸輻曰紼在軸輻謂朝廟時也朝廟時柩雖行而不遠故亦不謂之引而謂之紼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釋文臨如字徐力鳩反

此謂在他國而死者也公弔之謂所死國之君弔之也拜謂爲主以拜賓也州里謂死者同州里之人今同在

他國者舍人謂死者今在他國所館舍之人也死於他國者其親屬或不從行則朋友及州里之人同在此國者或又無朋友州里則此國所館舍之人皆可爲主而拜君也喪有無後無無主則死於異國者雖非公弔固必有拜賓者矣嫌君尊其禮或異故以明之承助也弔以助主人之喪事也曰寡君者稱於異國臣之辭也曰臨者尊君之辭蓋曰君辱臨某之喪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鄭氏曰君於臣民有父母之恩愚謂大夫士之喪必赴於君君當弔於其家若未仕之士及庶人之喪赴告不及於君君不能悉弔也若遇其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所以廣仁恩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鄭氏曰不以賤者爲有爵者主孔氏曰不受弔謂不爲主人也適子爲主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避適也言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釋文免音問使色吏反又如字

鄭氏曰哭之適室以其正也狎相習知者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孔氏曰適室正寢也禮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子已子也甥服舅總故命已子爲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內袒之上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去冠而加免也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以

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主人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人也狎則入哭者若弔人與此亡者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也父在哭於妻之室者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爲主也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愚謂此亦爲位而哭者也子爲主者妻之兄弟無服而子爲舅服總故使之爲主而拜賓袒免哭踊者哭有服之親之禮然也爲主者在中庭西面夫入門而右亦西面在其子之少南凡哭而爲位者哭者與主人必同面而以親疏爲敘列也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此哭妻之兄弟婦人亦當在阼階上之位但子旣爲主則其子倡踊矣子爲主者常禮也無子乃使婦人倡踊耳使人立於門外

告來者謂人有聞哭而來者則告以所爲哭之人蓋凡哭人者之禮皆然狎則入哭謂所親狎之人則當入而弔哭也父在哭於妻之室此謂父子同宮者也若父子異宮雖父在亦哭諸適室也異室側室也非爲父後者降於適子故哭諸側室○鄭氏謂夫入門右北面孔氏云鄭知此北面者子旣爲主在阼階下西面父若又西面便似二主也又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爲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愚謂士喪禮主人衆主人衆賓皆西面初不以二主爲嫌何以此父與子同西面則嫌二主乎君弔於臣主人之位皆在門右北面故季康子於衛靈公之弔亦然初不以辟主人之位也鄭氏謂夫入門右北面蓋據曾子北面而弔之文孔疏所言殊失鄭義但

鄭註本非曾子北面而弔乃弔於不爲位者之禮非可以例此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鄭氏曰哭於側室嫌哭殯也哭於門內之右近南者爲之變位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孔氏曰遠兄弟之喪謂異國也內則云庶人無側室尋常爲主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是非常哭之處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不得嚮他國也愚謂上篇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以不同居而謂之遠也此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以不同國而謂之遠也側室室在寢室之旁側者也兄弟哭於廟此不於廟者喪自

未啓以前於廟皆無事焉不宜忽以哭輕喪而至也門內殯宮之門內也哭于門內之右謂在中庭之少南而西面所以別於哭殯之位也不哭於寢門之外者以其爲內親也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釋文與音餘

哭與弔不同弔者所以慰人之戚哭者所以自致其哀上篇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孔子於門人猶父子則曾子於子張猶兄弟故援有殯哭兄弟之義而往哭之非弔也爲朋友弔服加麻而曾子齊衰而往不服其服者蓋兄弟骨肉也其恩由父而推

故可以釋服而服其服朋友異姓也其恩由已而成則不可以釋服而服其服矣哭之者情之所不可已不服其服者禮之所不容過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鄭氏曰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是善子游正之孔氏曰少儀詔辭自右鄭云爲君出命也案立者尊右已傳君之詔辭詔辭爲尊則宜處右若喪事則惟賓主居右而已自居左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已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正之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釋文穀音告又古毒反爲于僞反

鄭氏曰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

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外祖母又小功也孔氏曰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於外下書王姬歸於齊是由魯嫁也莊十一年王女共姬爲齊桓公夫人知此王姬非齊桓公夫人者以桓公夫人經無卒文是不告於魯莊二年書王姬卒是襄公夫人此言齊告王姬之喪故知是襄公夫人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爲外祖母假令爲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此或人之言有二非也○趙氏泐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此禮所未有魯人以我主其昏欲以說齊耳公爲之服姑姊妹之服故書卒同內女後齊桓王姬亦魯主之而卒不書可見主昏修服之非禮而桓公不可以非禮說故弗爲

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釋文重直龍反嚴魚檢反本亦作儼喪息

浪反

晉獻公名詭諸秦穆公名任好公子重耳獻公子後立爲文公文公爲驪姬所譖出亡在狄而獻公薨穆公使人就弔之且曰者致弔辭之後復言此也斯謂喪代之際也喪失位也穆公欲納文公故勸其因喪代之際以圖反國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

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釋文與音預

舅犯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仁親仁愛其親也言爲人子
者當以愛親爲寶若因父死以求反國則是利父之死
非人子愛親之心矣舅犯勸文公辭秦使而文公從其
言也稽顙而不拜但自致其哀而不拜賓蓋庶子在外
受弔之禮也適子受弔則拜稽顙起而不私與使者無
私言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
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
遠利也釋文顯依註音鞮呼遍反徐若見反夫音符遠于萬反

鄭氏曰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
鞮愚謂未爲後者文公不受穆公之命故不敢以喪主

之禮自居也文公譎而不正非能誠於愛親者然當時
晉人與之秦伯助之有可以得國之勢而不欲因喪以
圖利則居然仁者之心其視惠公之重賂以求入者相
去遠矣此所以卒能反國而霸諸侯與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氏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
妻文伯歎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孔氏曰孝子思念其
親故朝夕哭時褰徹其帷敬姜少寡辟嫌故朝夕哭不
復徹帷表夫之遠色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
哭穆伯始者聲已哭在堂下是帷堂非帷殯也愚謂婦
人無堂下哭位聲已之哭亦當在堂上但聲已怨恨穆
伯而帷堂人不取法自敬姜行此人以爲知禮而慕效

之故言惟殯自敬姜始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鄭氏曰始猶生也念父母生我不欲傷其性孔氏曰凡人或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至極惟遭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是至極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算裁節其哀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愚謂下文所言自復至於虞祔皆厯據喪禮而釋其義而此節則總釋喪禮之義也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目有五而惟喪禮爲哀戚之至蓋人之哀戚莫甚於哀其父母之死也節哀者謂始死哭不絕聲既殯則有朝夕與無時之哭卒哭有朝夕哭練不復朝夕哭但有思憶無時之哭祥而外無哭禫而內無哭所以節限其哀也順變者謂順其哀之隆殺而漸變之而輕也蓋人之

於其父母也至死不窮若不爲之節限必將至於滅性矣君子念父母生我之心必不欲其如此是以雖至哀而必爲之節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釋文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

鄭氏曰復謂招魂望求諸幽鬼神處幽暗望其從鬼神所來禮復者升屋北面愚謂盡愛之道謂盡愛親之道也禱祠禱於神以祈親之生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是也復亦所以求親之生故曰有禱祠之心人子於親之將死至情迫切所以求其生者無所不至故復與禱爲事不同而其爲心一也復者北面北者幽陰之方也死則有鬼神之道鬼神處於幽陰故望其方而求之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鄭氏曰隱痛也稽顙觸地無容愚謂拜所以禮賓稽顙所以致哀故二者皆為至痛而稽顙之痛為尤甚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釋文飯扶晚反

鄭氏曰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孔氏曰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也飯食人所造作為褻米貝天性自然為美案喪大記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飯用沐米士用梁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士喪禮稻米一豆實於筐是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是天子飯用黍也周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鄭註云含玉如璧形而小是天子含用璧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含以璧也卿大夫無文案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註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士喪禮用貝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愚謂米所以飯貝所以含通

而言之則米貝皆謂之飯故曰飯用米貝飯用沐米喪大記士沐梁士喪禮沐稻蓋列國土宜不一而士或不能備有故隨所有而用之非必天子諸侯之士之異也弗忍虛者所以為愛不以食道者又所以為敬也詩毛傳云瓊瑰石而次玉又左傳哀十一年齊陳子命其徒具含玉是大夫含亦用玉也雜記自天子至士皆用貝是大夫以上兼用貝玉士則惟用貝也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釋文別彼列反本或無已字識式志反皇如字

鄭氏曰明旌神明之旌不可別形貌不見孔氏曰案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註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

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愚謂錄之謂識其名而存錄之也盡其道謂其采章尺度必視其爵位而為之也愛之故不敢忘敬之故不敢苟此二句申言銘旌之義註疏以重與奠言非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釋文重直龍反綴竹劣反又竹衛反

鄭氏曰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

按鄭據祭法以高祖為顯

考說見本篇

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孔氏曰案士喪禮士有重

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始死作重猶若木主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曰重主道也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虞主訖

則綴重縣於新死者之廟死者世世遞遷其重常在至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廟也周人作主則埋其重於門外之道左也○孔氏曰遷廟早晚左氏以為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為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為練時則因禘而遷廟主

傳霖曰因禘當依疏作不禘鏘鳴按先生校本改不為因

故

鄭註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朱子曰吉凶之禮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盡變故主復於寢至三年而遷於廟也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遷廟之說杜氏用賈

達服虔之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練而遷舊主至三年而納新主耶又曰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元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辭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而至此方遷於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釁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愚謂既葬猶士喪禮有明文國語曰祭自謂未葬之奠耳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大速禮志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愚謂大戴禮遷廟篇首言

成廟將遷之新廟而其祝辭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此謂三年喪畢以新死者之主遷之於廟也穀梁傳云練而壞廟此謂既練之後遷其親盡者之主也蓋既祔之後主還於寢新主練祥之祭皆於寢而宗廟則復行時祭左傳所謂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也至練距大祥尙一年姑以諸侯之禮言之中間宗廟有三祫祭或二祫祭如有二祫則於第一祫祭畢而遷高祖之主於太祖之夾室於是高祖之廟虛而可以改塗易檐而修之矣第二次祫祭畢而遷祖之主於高祖廟於是祖之廟虛而可以改塗易檐而修之矣至喪畢而納新主於祖之廟焉若天子三昭三穆而練祥相距中容三祫其遞遷之法亦如此遷廟禮但言新主之入廟而不言舊主之去廟則舊主固已先遷

矣以是知練後因禘祭而遷舊廟穀梁之說確然可據
不容復致疑於其間而喪中於宗廟非竟不祭左氏以
謂烝嘗禘於廟及晉葬悼公烝於曲沃者未可以其也
於春秋之亂世而非之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
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釋文齊側皆反

鄭氏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
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愚謂祭則有尸有尸則有飲
食之禮葬前不立尸直以饌具奠置於地而已故曰奠
祭祀之禮謂既葬之後虞祔練祥皆立尸而行祭禮也
奠用素俎瓦敦鬯豆無滕之邊皆素器也至虞而邊豆
俎敦之屬皆用吉祭之器矣蓋奠主哀故器無飾祭主
敬故器有飾自盡謂自盡其敬神之心而不敢用初喪

之素器也豈知神之所饗必於此有飾之器乎亦以主
人自盡其齊敬之心耳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釋文辟婢亦反

鄭氏曰算數也孔氏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
哀慕至慙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若不節限恐傷其
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非一每一
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士三踊大夫五踊諸侯七踊
天子九踊故云爲之節文愚謂有算之義有二一是每
踊三者三爲一節一是天子至士多少有差故疏云準
節之數其事非一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
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釋文慍庚皇紆粉反又紆運反徐又音鬱去羌呂反

孔氏曰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悲哀慍恚者是

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吉時服飾者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途而袒括髮爲去飾之最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蓋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節限也愚謂袒括髮者飾之變於外也慍者情之變於中也上以二者並言而下乃專以袒括髮言之者以哀情之變其事易明不煩申釋也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

啣而葬

釋文啣况甫反

鄭氏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踰時則哀久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愚謂弁爵弁也士冠記云周弁殷啣夏收此三者皆士之祭冠也下文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啣而葬以弁與啣並言其爲爵弁明矣弁經葛

謂爵弁而加葛經卽前所謂爵弁經紵衣之服也士喪禮葬不變服弁經葛而葬人君之禮也與神交之道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將葬而漸神之故變服而葬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不敬也蓋大夫士之父全乎父者也其尊近致其哀而已天子諸侯之父兼乎君者也其尊遠故至葬則哀久而敬生而不敢以凶服接之觀於書之顧命則天子在喪有用吉服以行事者而曾子問世子生告殯大祝大宰大宗皆冕服皆此義也旣葬反喪服而反哭

歆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釋文歆徐昌悅反一音常悅反

鄭氏曰尊者奪人易也歆歆粥也愚謂此謂大夫之喪也歆謂未殯前歆粥也主人主婦死者之子與妻室老

爲于僞反食音嗣

其貴臣也三人者爲大夫未殯皆不食而有時歆粥者蓋君爲其困病故命食之以粥以尊者之命奪其情也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蓋士無君命故鄰里爲飲食之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釋文

養羊尚反

鄭氏曰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孔氏曰謂葬訖反哭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謂生平祭祀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者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主婦入於室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愚謂反哭者葬時柩從廟而去既葬則反於廟而哭以致其哀也反諸其所作者反於

死者平時祭祀冠昏所行禮之處而哀親之不復行禮於是也反諸其所養者反於死者平時行饋食祭禮之處而哀親之不復饋養於是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士喪禮反哭賓升自西階弔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故弔無不哀而反哭爲尤甚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釋文封

窆彼驗反下同慤本又作穀苦角反

鄭氏曰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陳氏澹曰殷之禮窆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大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

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所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
尤甚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爲兼盡也愚
謂慤與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之慤同言其質有
餘而文不足也蓋葬事甫畢卽行弔禮則於禮節恩遠
而無從容之意故曰已慤不若反哭而弔則反而亡焉
既足以深致其哀而於禮節亦不至於迫感而無序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釋文首
手又反
鄭氏曰北方國北也孔氏曰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
神尙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
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鄭氏曰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孔氏
曰既封謂葬既下棺也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謂主人
以幣贈死者於壙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
人贈用制幣元纁束帛又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
是虞有尸也愚謂虞安也葬反而祭於殯宮以安神也
虞始有尸蓋親之形體既藏孝子之心無所繫故立尸
以象死者而事之宿進也進之使於祭時而來也主人
贈而祝宿虞尸者言祝之反而宿尸以主人之贈爲節
也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
日中而虞釋文舍
音釋

鄭氏曰視虞牲謂日中將虞省其牲也舍奠墓左以父
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孔氏曰
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
爲左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禮地神也愚謂視

牲之有司與主人偕反者也舍奠之有司則於主人之反留於墓而舍奠者也主人歸而反哭視牲則舍奠之有司亦可以反矣於是而行虞祭也蓋虞祭以釋奠者之反爲節也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有司反日中而虞所謂喪事雖遽不凌節者於此可以見之日中而虞往葬而歸非日中不足以藏事也其或墓地稍遠則虞之過乎日中者固當有之矣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釋文離力智反

虞以安神葬日卽虞不忍一日離親之神也葬前無尸奠置於地至虞始立尸以行祭禮故日以虞易奠雜記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當九虞也虞皆用柔日假如士三虞丁日葬而虞則巳日再虞辛日三虞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曰哀薦成事先儒以他用

剛日兼蒙三虞卒哭言之故謂後一虞改用剛日此不然也此篇及曾子問雜記皆云卒哭成事士虞記他用剛日哀薦成事之文專屬於卒哭卒哭他用剛日則知三虞皆用柔日矣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于祖父

釋文亦耐音附

鄭氏曰虞喪祭也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愚謂卒哭亦祭名卒止也前此朝夕哭於殯宮至是則止殯宮爲位之哭惟朝夕哭於次而已故曰卒哭而因以爲其祭之名也雜記士三月而葬三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以此差之則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也大夫以上虞與卒哭異月士虞與卒哭

同月則以末虞之明日卒哭虞皆用柔日而卒哭改用剛日以死者之神將自殯宮而往祔於廟用剛日者取其變動之義故不用內事以柔日之例也曰成事謂祝辭所稱士虞記卒哭曰哀薦成事是也士虞禮主人卽位於西階亨於門西牲升左胖進柢魚進鬻皆喪祭之禮也至卒哭而改用吉祭之禮故曰以吉祭易喪祭凡言吉祭有二一是喪中卒哭之祭此言以吉祭易喪祭曾子問其吉祭特牲是也一是喪畢吉祭士虞記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大戴遷廟禮乃擇日而吉祭焉是也祔卒哭明日祭之名祔猶附也就死者祖父之廟而祭死者使其神附屬於祖父也必於祖父者祔必以其昭穆也既祔而反於寢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特祀謂祥禫也喪畢遇三時祔祭則因祔而遷新主於廟大夫士無祔祭則亦因吉祭而遷新主也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釋文比必利反

吳氏澄曰卒哭之末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必與卒哭相接也愚謂變改也之往也變而之吉祭由喪祭變而至吉祭也是日卒哭之日也接連也必於是日也接謂祔用卒哭之明日必於是卒哭之日相接連不忍親之神一日無所依歸也鄭氏曰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孔氏曰變謂變常禮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卽葬

者喪服小記云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而後卒哭之前其日尙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既虞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所以必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依歸愚謂此所言初未有以見其爲變禮之意且大夫以上虞與卒哭皆間二月中間未聞別有他祭則士之赴虞而未卒哭者中間亦不當有祭也

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

鄭氏日期而神之人情也愚謂殷練而耐於練祭之明日而耐也周卒哭而耐於卒哭之明日而耐也耐畢主皆還於寢至三年喪畢而後祭於廟則殷周之所同也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

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釋文茢音列徐音例杜預云黍稷也鄭註周禮云若帚惡

鳥路反難乃旦反

鄭氏曰桃鬼所惡茢菑者可埽不祥爲有凶邪之氣也生人則無凶邪愚謂臨喪用巫祝者亦與神交之道也桃茢二物蓋使巫祝執之王弔則巫祝並前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是也諸侯則至廟門而巫止祝代之降於天子也小臣二人執戈先君之常儀也臨生者但有執戈臨死者則加以巫祝桃茢者人死斯惡之矣所以與臨生者之禮異也死漸滅也難言不忍言也君於大夫士之喪於殯斂必往焉臨其尸而撫之其於君臣之恩誼至矣然必用巫祝桃茢者蓋以死有漸滅之道先王之所不忍言故必有所恃以祛其疑畏正所以使其得盡弔哭之情也○鄭氏曰君聞

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
芻孔氏曰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
外祝先入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
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無文
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芻之文喪大記雖記諸侯
禮明天子亦然故鄭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芻也此經所
云謂天子禮故鄭註士喪禮引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
祝桃芻執戈天子禮也諸侯則使祝代巫執芻居前下
天子也知此文據天子禮也鄭註士喪禮云諸侯使祝
代巫執芻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芻亦去之與
天子同是天子臨臣之喪巫祝桃芻執戈三者並具諸
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芻小臣執戈若既襲之
後斂殯以來天子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芻愚謂

喪大記君於卿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左傳隱
五年眾仲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是君於卿大夫恩
意之厚者至於與其小斂焉而止爾未聞有未襲而往
者衛獻公於柳莊之卒不稅祭服而往乃因其相從於
患難而然非可據爲常典也鄭氏以士喪禮喪大記皆
不言巫芻故以此爲未襲之禮然士喪禮喪大記皆謂
大斂而往者故無桃芻此有桃芻者蓋君於卿大夫爲
之賜而小斂者也謂爲未襲非也諸侯至廟門而巫止
則未至廟門時亦巫祝桃芻並有矣亦不必專以此所
言爲天子之禮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
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釋文朝直遙反
喪之朝謂將葬以柩朝廟也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

面柩之朝廟象生人之出必告親順死者之孝心而爲之也又以死者之心必以離其室爲哀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以致其徘徊而不忍遽去之意朝廟又兼有此義也殷人以死則爲神鬼神以遠於人爲尊故朝而遂殯於祖廟周人以死者之心不欲遽離其寢處之所故至葬而後朝廟○崇精問葬母亦朝廟否焦氏曰內豎職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是母喪亦朝廟明也婦未廟見則不朝廟愚謂孔疏言天子諸侯之葬每一日朝一廟非也士喪記有二廟者朝祖畢卽朝禰不待明日是不以一日限朝一廟矣天子諸侯之喪視斂羣廟之主而藏之大廟尤無事徧歷羣廟而朝之也○自喪禮哀感之至也以下至此凡十六條第一條總言喪禮其下十五條似皆據喪禮之成文而釋其義然證以士

喪禮多不合如歆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及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則當爲大夫之禮無疑至弁絰葛而葬則注疏以爲人君之禮又注疏謂人君方有主則重主道也一條因重言主亦當爲人君之禮矣然此十六條文體相似又首以喪禮發其端而以下逐節釋之似其所據者乃儀禮之一篇不當錯有諸侯大夫之禮則豈變服而葬虞而作主大夫以上皆然與今於前文已用舊說釋之謹復獻其疑於此以俟學者更考焉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滿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釋文殉辭俊反

鄭氏曰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愚謂此善夏之用明器非殷之用祭器也備物既以致其事死如事生之意不可用又以見送死者之異

於人此用明器者之所爲知喪道也哀哉以下記者之言也祭器生人之器也用其器則近於用其人此用祭器之所以可哀也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釋文

鄭氏曰神明之神明死者異於生人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孔子是古而非周愚謂此又譏周末爲俑之非也其曰明器神明之者言以神明之道待之而異於生人也此二句孔子之言記者引之以起下文所論之事也塗車芻靈皆送葬之物也塗車卽遣車以采色塗飾之以象金玉芻靈束草爲遣車上御右之屬及爲駕車之馬家人

云言鸞車象人又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也芻靈不能運動亦猶明器之備物而不可用也俑木偶人也偶寓也以其寄寓人形於木故曰偶俑踊也以其有機發而能跳踊故謂之俑由芻靈而爲俑蓋周末之禮然也孔子以其象人而用之故謂爲不仁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釋文爲舊君子僞反下爲君爲使人皆同與音餘隊本又作墜直媿反

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三條第一條仕焉而已者爲舊君第二條大夫去國者其妻長子爲舊君第三條大夫爲舊君傳曰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未

絕也穆公所問蓋謂大夫以道去國而服其舊君者乃喪服第三條之義也退人以禮卽以道去君之謂也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則君不以道遇其臣臣亦不以道去其君而其去而卽絕也不待言矣戎首兵戎之首也此與孟子告齊宣王之言相似○鄭氏引喪服仕焉而已者解此非也穆公以舊君反服爲問而子思之所以答之者如此則知當時之服此服者蓋已寡矣若仕焉而已者爲舊君之服與庶人爲國君同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未聞有服不服之異豈仕焉而已者反得不服乎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

我則食食

釋文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鄭氏曰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也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愚謂不以情居瘠言虛爲哀瘠之貌而無哀戚之實心也爲君斬衰三年始死三日不食旣殯食粥至練乃食食三臣不能居公室其罪大矣沒又不以禮喪之則其罪又加甚焉敬子之言麤倍如此曾子所以有出辭氣斯遠鄙倍之戒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旣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鄭氏曰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愚謂改服者主人旣小

斂始服未成服之麻也凡弔者之服隨主人而變主人改服則弔者加經帶主人成服則弔者服弔衰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鄭氏曰禮者敬而已矣愚謂禮以恭敬為本晏子能恭敬故曾子許其知禮

有子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

个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釋文遺奔

證反焉于虔反○舊本及石經有子並作有若按孔疏有

鄭氏曰言其太儉逼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而歸

不畱賓客有事也遺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

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畧也个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也

雜記曰遺車視牢具賈氏公彥曰大夫三牲九體折分

為二十五苞五个諸侯苞七个天子大牢加以馬牲則

十二體分為八十一個九苞苞九個愚謂遺車載所包

遺奠之牲體而葬之者也葬時柩車將行設遺奠既奠

取牲體包之載以遺車使人持以如墓置於椁之四隅

一乘言其少也及墓而反者藏器少故葬速而即反也

凡牲體一段謂之一個特牲禮佐食盛所俎俎釋三個

少儀大牢以左肩膊折九個是也國君七個大夫五

个謂每包所有之个數也士喪禮云苞二鄭氏云所以

裹羊豕之肉者又云苞牲取下體鄭云前脛折取臂膊

後脛折取骼士包三個士遺奠二牲每牲取三體分為

二包每包有三個則皆全體也士無遺車每苞用一人

持之以如墓諸侯遺奠大牢每牲取三體折分為四十

九個分為七包每包七個包用一車載之故遺車七乘大夫遺奠亦大牢每牲取三體折分為二十五個分為

五包每包五个亦包用一車載之故遣車五乘若天子遣奠兼用馬牲亦每牲取三體折分為八十一段分爲九包每包九个包用一車載之則遣車九乘也有子言晏子儉不中禮不足爲知禮也○鄭氏曰人臣賜車馬者乃有遣車孔氏曰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註前脛折取臂臠後脛折取脰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大夫以上皆大牢三牲凡九體大夫分九體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愚謂士喪禮無遣車賤而禮畧耳鄭謂賜車馬者乃有遣車則爲大夫者未必皆有車馬之賜也士包三个國君七个大夫五个皆謂所包之牲體之數也孔疏乃謂士二牲六體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其語殊不可曉又謂大夫諸侯每包皆三段又與記所言五个七个者不合詳其語意似以一个爲一包也然士喪禮言苞二而鄭氏云苞三个則是个乃在包之中者而个非苞也儀禮賈疏得之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鄭氏曰時齊方奢矯之是也愚謂曾子言晏子所以爲此者所以矯當時之失無害爲知禮也蓋曾子以晏子恭敬爲知禮者以禮之本而言也有子以晏子大儉爲不知禮者以禮之文而言也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又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矣蓋儉固可以救奢之失亦未爲得禮之中也二子各就其一偏之見言之故其於晏子

或予之大過或抑之大甚惟聖人之言爲得其平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母曰

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

西鄉釋文相息亮反鄉許亮反噫本又作意同于其反母音無斯音賜沾依註音覘勅廉反

鄭氏曰國昭子齊大夫東鄉西鄉夾羨道爲位也夫子

孔子也噫不寤之聲母禁止之辭斯盡也沾讀曰覘視

也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

所爲陳氏澹曰昭子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葬時

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禮也昭子自以齊之顯家今

行喪禮人必盡來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故使子張

專主其事使主自爲主賓自爲賓於是昭子家婦人從

男子皆西鄉則女賓從男賓皆東鄉可知矣愚謂葬時

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所以爲男女之列也以親者

近壙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人之南又所

以爲親疏之序也今昭子使主自爲主賓自爲賓既無

男女之別又紊親疏之序失禮甚矣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私情勝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

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

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釋文夫音扶本亦有無夫字者

鄭氏曰以爲賢人蓋見其有才藝也未嘗就公室言未

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

禮內人妻妾也孔氏曰曠猶疏薄也疏薄於賓客朋友

之禮故未有感戀出涕者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鄭氏曰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康子從祖母愚謂喪大記君小斂用複衣大斂用褶衣複衣褶衣卽袍褶之屬皆褻衣也君斂用褻衣則大夫可知而敬姜命去褻衣者蓋婦人之褻衣雖用以斂而不陳季氏但欲以多陳衣爲榮并陳褻衣故敬姜非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釋文去羌呂反

壹專也言予專不知夫喪之何以有踊久欲去之今觀於孺子之慕而知孝子之情卽在於斯其是爲人之真

情也夫何必爲踊乎蓋喪之踊有節孺子之慕則率其號慕迫切之情而不自知者有子以爲喪致乎哀而已而不必爲之節文也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微殺也微情謂哭踊之節變除之漸所以使之殺其情而不至於過哀也故謂有爲爲之也物謂衰經之屬也以故興物若荀卿言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食所以使之覩物思哀而不至於怠而忘之也有子之意在於徑情直行不知禮之節有定而人之情不可齊也或哀毀以傷生或朝死而夕忘苟使人率其情以行則賢者無以俯而就且至於滅性不肖者無以企而及必相率而至於悖死忘親矣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
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釋文猶依註作搖音遙愠斯戚紆運
反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愠一句并注
皆衍文辟婢亦反○孔疏云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愠者凡
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愠一句是哀
樂相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愠一句者取義不同鄭又
一本云舞斯踊斯愠凡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盧禮本
亦有舞斯愠一句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與
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

鄭氏曰咏謳也猶當為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
人猶搖聲相近辟拊心踊躍也愚謂喜者外境順心而
喜也陶者喜心鼓盪於內而欲發也咏者喜發於外而
為咏歌也咏歌不已則至於身體動搖動搖不已則至
於起舞也愠怒意也樂極則哀故舞而遂至於愠也愠
怒不已則至於悲戚悲戚不已則發為歎息歎息不已
則至於拊心拊心不已則起而跳踊蓋哀樂之情其由

微而至著者若此然情不可以徑行故先王因人情而
立制為之品而使之有等級為之節而使之有裁限故
情得其所止而不過是乃所謂禮也此節言哀樂各四
句一一相對喜與愠對哀樂之初感也陶與戚對哀樂
之盛於中也咏與歎對哀樂之發於聲音也搖與辟對
舞與踊對哀樂之動於四體也獨舞斯愠一句在其中
間言哀樂循環相生之意詳文義似不當著此孔疏謂
鄭他本或無此句或本係衍文如陸氏之說與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萑翬為
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
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
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釋文惡烏路反

反萑音柳食音嗣
舍音捨訾似斯反

鄭氏曰絞衾尸之飾萑翬棺之牆飾周禮萑作柳將行將葬也葬有遺奠食反虞之祭舍猶廢也訾病也愚謂士虞禮曰特豕饋食所謂既葬而食之也上言先王因哀樂之情而品節之所謂禮有微情者也此言先王因死者之易於倍棄而制為喪葬之飾奠祭之禮而使人得以盡其事死如生之情又因以故與物之意而廣言之所以見禮之不使人直情而徑行者皆有深意存焉故有子之所刺不足為禮之疵病也此二句通結二節之義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

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

有無名乎

釋文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嚭音彼反使色吏反夫差上音扶下初佳反與音餘○洪氏邁曰

者簡册錯互當云陳行人儀者一言大宰嚭者二上言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人儀可言簡册錯互至下文又言大宰嚭則非簡册錯互矣蓋嚭實吳人儀實陳人洪氏之說得之然其所以互易者則由記者傳聞之誤耳

鄭氏曰吳侵陳以魯哀公元年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

病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嘗試也獲謂係

虜之二毛鬢髮斑白止言殺厲重人也欲微切之故其

言似若不審然子謂所獲民臣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

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吳氏澄曰夫差內行惡事而

外欲得善名故使問行人以馭人稱此師之名名以殺

厲之師者欲吳人恥其名之惡而改悔也吳大宰果有

反地歸子之言則陳行人因其好名之心而誘勸之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其反而息

鄭氏曰顏丁魯人從隨也慨憊貌孔氏曰皇皇猶彷徨上篇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徨有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舉其一也上篇云既殯如有求而不得據外貌所求也此云始死如有求而不得據內心所求也既葬如不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然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篇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云既葬如不及亦同也此始死皇皇是皇皇之甚故如有求而不得上篇云既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也此既葬則止不說練祥故既葬則慨然上檀弓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愚謂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者既葬迎精而

反如親之精氣不及與之偕反而止息以待之所謂其反也如疑也此言居喪哀悼之心自始死至既葬其因時而變者如此與上篇始死充充如有窮一章辭雖所指不同其大歸則一而已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書無逸作言乃雍

釋文謹音歡○今按

鄭氏曰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子張問有此與怪之也謹喜悅也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胡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不知也蓋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從而生耳夫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

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

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釋文知音智李

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嬖叔蕢苦怪反飲於鳩反下飲曠飲調飲寡人皆同

鄭氏曰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飲酒與羣臣燕

平公晉侯彪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鐘樂

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曰

安在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三酌皆罰愚謂飲酒私燕

也鄭氏引燕禮解此非也燕禮當立賓主卿大夫士庶

子皆與此惟師曠李調二人獨侍而杜蕢聞鐘聲乃知

非燕禮之正明矣鼓擊也人君飲食皆奏樂杜蕢左傳

作屠蒯寢路寢也歷階即栗階謂升階不聚足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

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

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

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

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釋文

樂如字為于偽反匕必季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又扶放反

鄭氏曰開謂諫爭有所發起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

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大臣喪

重於疾日雜記曰君為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

舉樂詔告也大師典奏樂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防禁

放溢愚謂平公見蕢三舉罰爵意其必有以開發之故

不與之言蕢不言即出者以公之必將怪而問之也在

堂謂殯於堂上西序也與知防預知防閑諫爭之事也

蕢言平公飲酒非禮二子當言而不言已不當言而言

所以皆罰之蓋用此以諷公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釋文解之鼓反字林音支

鄭氏曰平公聞義則服揚觶舉爵於君也揚舉也毋廢斯爵欲後世以為戒謂之杜舉因杜蕢以為名也愚謂平公自知其過故命爵而自飲又命毋廢斯爵以為後世戒也畢獻謂燕禮獻賓獻君獻卿大夫士庶子皆畢也平公飲酒私燕也自平公命毋廢斯爵於是晉國正燕之禮於畢獻之後特舉觶於君謂之杜舉言此爵自杜蕢始也○鄭氏以燕禮大夫媵觶於公為揚觶非也燕禮揚觶由來久矣豈自杜蕢始乎

禮記卷十終

邑後學項琪校

禮記卷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下第四之二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釋文難乃旦反

鄭氏曰諡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也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班制謂尊卑之差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方氏慤曰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非博聞者不能故曰文班言上下之序制言多寡之節愚謂

諡起於周公皆取其行之至大者一字以爲諡所謂節以壹惠也至戰國時周有威烈王慎靚王秦有惠文莊襄等王而二諡始此然據檀弓則趙武在春秋時已有獻文之稱而公孫拔諡至三字尤古今所未有也左傳敘齊豹作亂事甚詳當時從公者爲公南楚析朱鉏諸人平亂者爲北宮喜衛侯賜喜諡貞子朱鉏諡成子初不言拔有衛君之事豈後人因喜及朱鉏賜諡事而誤以爲拔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釋文駘大來反

鄭氏曰石駘仲衛大夫石碣之族庶子六人莫適立也

石祁子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愚謂左傳言立子之法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駘仲庶子六人未必皆同年蓋旣皆庶子故不論長幼直以卜決之蓋駘仲之遺命也兆謂得吉兆沐浴佩玉則兆掌卜者謂之之辭石祁子不沐浴佩玉守禮而不惑於禍福也以龜爲有知者所卜得其人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釋文亢音剛又

若浪反養羊尚反

鄭氏曰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也子亢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孔氏曰論

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又昭二
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魯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魯人將
擊子車子車射之殪故知是齊大夫愚謂家大夫卽宰
也子亢度二人不可以理爭故言欲以二人爲殉所以
使其懼而自止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

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

斯之謂禮

釋文啜昌劣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
豆而食曰啜菽斂力檢反還音旋稱尺證反

鄭氏曰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孔氏曰啜菽以菽爲
粥而常啜之愚謂食有黍稷之屬今但啜菽而已食之
貧也飲有漿醴之屬今但飲水而已飲之貧也養而能
盡其歡則先意承志雖薄而無害於孝葬而能稱其財
則必誠必信雖儉而無歉於禮夫所謂孝與禮者亦務

乎其本而已不然雖日用三牲備飾牆嬰奚當焉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
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
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釋文從才用
反勒丁歷反

鄭氏曰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
衛鞅紉也莊言從守若一有私則生怨愚謂反國而偏
賞從者則居者之心懼矣莊諫公以弗班所以安反側
之心甯武子宛濮之盟曰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
罪正此意也獻公行事備見於左傳蓋無道之君也然
觀於此則猶聽用忠言其所以被出而卒能反國者蓋
亦有由與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
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

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祔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釋文革本又作亟居力反縣音元潘

普干反○今按縣如字

革急也不釋服而往蓋使人攝祭以終事也柳莊之事不見於左傳觀其諫勿班邑固亦可以為賢矣然喪大記君於卿大夫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莊方祭而卒祭畢而往猶在小斂之前今乃輟祭而往則非禮矣侯伯祭服驚冕而以祔其臣其紊亂王章與曲縣繁纓之賜何異裘氏邑名潘氏縣名書謂書之於券書券而納之於棺所以要言於死者亦非禮也陳氏澠曰此雖有尊賢之心然棄祭祀而不終以諸侯命服而祔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

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

釋文乾音干屬之玉反

鄭氏曰婢子妾也善尊已不陷父於不義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

繹

釋文去羌呂反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此春秋宣八年經文也仲遂魯大夫東門襄仲也垂齊地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猶者可已而不已之辭也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籥文舞也舞以武舞為重文舞為輕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是也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文舞而獨用武舞蓋但去其輕者以示殺樂之意而其重者猶不去也卿卒不繹者繹祭輕於正祭而公卿君之股肱故卿卒則不繹今宣公既不廢繹於樂又但去其輕者則其無

恩於大臣甚矣宣公立於仲遂生則賜氏以重其寵沒則不廢繹以薄其恩蓋但以權勢爲重輕而實未嘗有手足腹心之誼也然則人臣之欲擅權以固寵者其亦可以鑒矣○夏小正公羊傳皆以萬爲武舞東萊呂氏以爲文武二舞之總名朱子從呂氏之說今以經傳考之詩簡兮言公庭萬舞而下言執籥秉翟此萬爲文舞也左傳楚公子元爲宮振萬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此萬爲武舞也惟萬兼文武故或用其文或用其武而皆謂之萬也文舞爲大夏武舞爲大武舞以大武爲重萬入去籥蓋但去其輕者而已公羊傳謂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非也正樂四節合舞之前有升歌下管間歌皆有聲者也但曰萬入去籥則於前三節皆不去矣則去籥之意豈以其有聲耶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文般音班封彼驗

鄭氏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尙幼斂下棺於椁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尙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初謂故事言公室視豐碑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絳繞天子六絳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桓楹斲之形如大楹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絳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絳二碑士二絳無碑孔氏曰豐碑斲大木爲碑於椁之前後及兩旁樹之穿鑿去碑中之木使空於空中著鹿盧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繫鹿盧人各背碑負紼

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知前後重鹿盧者以棺之入
椁南北豎長用力深也凡天子之葬掘地爲方壙漢書
謂之方中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南畔爲羨道謂之隧以
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輜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
屬紼於棺之緘從上下棺入椁中於此時用碑絳也桓
楹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通而言之亦謂之碑喪大記
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桓卽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
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麤
大所以異於諸侯也愚謂公肩假亦魯人史記孔子弟
子有公肩定豐碑天子下棺所用而魯君用之故曰視
豐碑桓楹諸侯下棺所用而三家用之故曰視桓楹此
皆僭禮而假以爲故事者僭竊已久故也案天子諸侯
之葬以輜車先從羨道入壙柩車至壙側說載除飾用

碑絳下棺輜上觀絳之屬於棺緘而不屬於輜亦可見
矣遂師註蜃車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輜謂在壙中載之
非載以入壙也旣夕禮疏謂葬用輶軸者先以輶軸從
羨道入乃加茵於其上乃下棺於其中最爲明析孔疏
謂蜃車至壙說而載以龍輜從羨道入非也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
病者乎噫弗果從釋文其母音無

鄭氏曰僭於禮有似作技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噫不
寤之聲孔氏曰嘗試也言般以人母試已巧誰有強逼
於女豈不得休已其無以人母嘗巧則於女豈有病乎
假旣告般爲是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眾人遂止不果
從般之言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

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旣言矣
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
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釋文馬音
遇又音務弗能弗亦作不重依註音童騎魚綺反○鄭註鄰或爲談

鄭氏曰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
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
務人使之病謂時繇役任之重謂時賦稅君子謂卿大
夫也魯政旣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欲
敵齊師踐其言鄰里也重皆當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
汪名騎春秋傳曰童汪錡魯人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
以成人之喪治之孔子善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爲斂
葬愚謂禺人言魯旣無善政大夫士又不能盡忠故無

以禦寇而安民不可者非之之辭禺人是士旣非當時
士不能死故赴敵而死以踐其言也魯人以汪錡能死
國故欲以成人禮治其喪孔子善之者以其變禮而得
宜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
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
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鄭氏曰贈送也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處安也去國無君
事主於孝居者主於敬孔氏曰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
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過墓謂他家墳
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愚謂由不忘墳墓之心推之則
必思不虧其體不辱其先由敬於墓祀者推之則必思
無慢於人無惡於人而所以修身而免患者皆在是矣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
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韃弓又及
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
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釋文
射食亦反斃本亦作弊婢世反韃勅亮反又及本或作又
及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朝直遙反與音預○鄭註陳
陵或作

鄭氏曰工尹楚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也以魯昭八年
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于
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
於時有吳師棄疾謂商陽仁不忍殺人以王事勸之斃
仆也韃韃也韃弓不忍復射也揜其目不忍視之也朝
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皆士也
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孔氏曰案左

氏傳戎昭果毅獲則取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者傳
之所言謂彼勅敵決戰此是吳師既走而不逐奔故以
爲有禮也愚謂手弓謂以手執弓也子手弓而可棄疾
謂商陽可執弓以射也手弓者商陽從棄疾之言而執
弓也子射諸者商陽既執弓棄疾又使之射也謂之棄
疾又謂商陽如前也凡朝位立於庭三朝並無坐法此
云朝不坐似大夫以上得坐者蓋君既視朝退適路寢
聽政卿大夫入與君圖事則升路寢之堂孔子攝齊升
堂是也此時君或與之從容謀議則命之坐矣士不得
特見圖事故云朝不坐燕禮大夫坐於堂上士立於堂
下不得與於堂上之坐故云燕不與亦足以反命者言
位卑禮薄不必以多殺爲功也蓋敗北之師本易窮追
商陽於此乃能有愛人之心而不以邀功爲念亦可謂

安制矜節者矣若勁敵在前乃以禮遇微薄不欲致力則是不忠之大者豈得謂之有禮哉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釋文桓依註音宣含胡閻

反

鄭氏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是也廬諡宣言桓聲之誤也諸侯請含者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愚謂士喪禮主人親含襲斂則皆商祝爲之周禮大宰贊贈玉含玉註云助王爲之則諸侯之喪亦必其子親含而上卿贊也喪大記云君之喪大祝是斂衆祝佐之諸侯無相爲含襲之禮而襲之事尤卑於含諸侯請爲曹伯含已爲非禮而又使之襲則益甚矣然以楚之強使魯襄公禭而終以取辱曹之弱小何能得此於諸侯使襲之事恐未可信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

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釋文強其丈反

鄭氏曰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請襲者欲使襄公衣之巫祝拂柩君臨臣喪之禮愚謂荆者楚之本號猶晉之本號爲唐鄒之本號爲邾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茆先拂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卽此事也但傳言請禭此言請襲傳言拂殯此言拂柩案左傳襄公以二十八年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而楚人使公禭傳於二十九年正月言之禮死日卽襲殯則大夫士三日諸侯五日計此時康王之殯必已久矣是傳言使禭及拂殯者是而記言請襲及拂柩者非也諸侯有遣使相禭之禮使者委衣於殯東今荆人欲

禮記集解卷十一
公親致祔衣於柩前蓋臣於君致祔之禮如此荆人使魯君親祔所以卑魯也魯君雖從其親祔而使巫先拂殯用君臨臣喪之禮又所以卑荆也出爾反爾豈不信哉然當時楚適無知禮者而不之禁設有知禮之臣於魯君入祔之時而止巫於門外則其禮將有不得行矣然則拂殯之事亦倖耳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人

鄭氏曰滕成公之喪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惠伯慶父元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劉氏傲曰忌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

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愚謂左傳云叔弓如滕葬成公是二子乃送葬之使也書謂書方賄物之目也叔弓爲正使故云進此賄物之書忌劉氏以爲忌日是也而其說有未盡者敬叔於懿伯乃絕族者不當避其忌日敬叔之欲不入體惠伯之情也懿伯爲惠伯之叔父禮自期以上皆諱爲之諱者則又當爲之忌也忌日不用蓋心有所動於彼則哀有不得專於此也然以私忌而稽君命則非禮此禮之又當變通者也此一事於敬叔見其有和衷之雅於惠伯見其明公私之義可謂各盡其道矣○鄭氏謂敬叔有怨於懿伯恐惠伯報怨而不入疏云敬叔殺懿伯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愚謂懿伯敬叔皆魯之大夫若果相殺其事何不見於春秋之經傳且敬叔果難惠伯當辭之於

受命之日不當避之於至勝之時其說不近人情惟左
傳杜氏註云叔弓禮椒欲為避仇而疏申其說則謂懿
伯為人所殺敬叔欲惠伯報仇與杜氏之意亦微異大
約皆傍緣鄭氏之說而畧變之皆穿鑿無稽之談耳且
以忌為忌日則為懿伯之忌句辭義已足若如鄭杜之
說則立文太簡指不分明使後人讀之而不得其說必
不然也○孔氏曰檢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
是桓公六世孫則敬叔呼惠伯為叔父呼懿伯為從祖
註云敬叔以懿伯為叔父誤也愚謂叔父自惠伯指懿
伯而言鄭氏云懿伯惠伯之叔父是矣而其下乃又出
此殊不可曉不獨其所言昭穆之誤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
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

音非 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

音只 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

音只 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

音只 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

音只 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

非也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春秋傳曰杞植華還載

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梁即殖也肆陳尸也大

夫以上於朝士於市無所辱命辭不受命也春秋傳曰

齊侯弔諸其室陳氏澹曰辟讀為闢謂闢除道路愚謂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而此以在路受弔為非禮者

蓋無位之士及庶民之喪赴告不及於君君不能悉弔

也惟遇其柩於路則必使人弔之若有位之士死訃於

君則君當弔於其家喪大記君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

大斂焉故蕢尚行道受弔而曾子譏之齊莊公與魯哀公雖皆弔臣於道然杞梁戰死莊公急於行弔而不及俟其至家哀公於蕢尚則怠於禮而不弔至葬時柩出在道乃弔之事同而情則異也又士喪禮君大斂而至葬公贈元纁束馬兩至邦門使宰夫贈元纁束今哀公於蕢尚弔之既緩又不親行且至葬乃弔則贈贈皆闕可知此不獨蕢尚之不知禮而哀公之無恩於其臣亦可見矣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椁幃諸侯輅而設幃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釋文贛吐孫反撥半未反輅勅倫反幃大報反沈本又作藩同昌審反中竹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音戶教反非如杞梁之喪之知禮也

鄭氏曰贛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輅車所謂紼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也輅殯車也天子畫轅爲龍幃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敢塗龍輅以椁也諸侯輅不畫龍榆沈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輅車滑廢去也三臣於禮去輅今有紼是用輅僭禮也殯禮大夫敢置西序士掘堊見衽顏柳止其學非禮也孔氏曰喪大記大夫二綽二碑是大夫有綽綽卽紼也又旣夕禮注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輅與此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時用輅綽殯時用軼軸不得用輅紼此文據殯時也陸氏佃曰榆性堅忍然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故設撥以撥輪吳氏澄曰榆爲輅車之輪轂木性本重所載又重爲難轉移故設撥以撥其輪愚謂天子諸侯殯以輅車載棺而遂用以殯大夫士以軼軸升棺而殯則

去之士喪禮不言升棺用紼而王制言越紼行事則用
輶以殯者固有紼矣蓋輶車以榆木爲輪轂其質沈重
則自下而升階也難故使人居旁以紼撥舉之以助其
行若軼軸輕則無所事此矣顏柳孔子弟子顏幸字子
柳不中謂不合法式撥爲輶車而設三家設撥爲僭禮
無輶而設撥則僭禮而不中矣有若言三家僭禮以微
止哀公顏柳以其言微婉恐哀公不喻其意故又正言
以止之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
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釋文爲于僞反下
弗爲服同與音餘

鄭氏曰妾之貴者爲之總耳哀公爲妾齊衰有若譏而
問之魯人以妻我者言魯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嬖妾
文過非也愚謂爲之齊衰以妻之服服之也士爲貴妾

總大夫以上爲妾無服左傳公子荆之母嬖欲以爲夫
人此又爲其妾服妻之服哀公不辨於適妾之分如此
此孔子所以有大昏之對歟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
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賈
道而葬後難繼也

釋文長
丁丈反

鄭氏曰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成邑宰或氏季
犯躐也庚償也愚謂子臯不從申祥之言者蓋以爲上
有體不欲行小惠以悅民爾鄭氏以爲恃寵虐民非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
爲服也

釋文饒本又作饋
其位反使色吏反

鄭氏曰違去也弗爲服以其恩輕也愚謂位定然後祿
之仕而未有祿謂初適他國而未有定位若孟子在齊

是也君有饋謂有饋於此臣也君不曰賜而曰獻君使焉不曰君而曰寡君去國而君薨則不爲反服蓋君不敢以純臣待之而已亦不以純臣之義自處也左傳陳成子謂荀寅曰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時荀寅在齊而成子與之言稱寡君正與此合

虞而立尸有几筵

孔氏曰未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大斂奠但有席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下室之內有吉几筵今葬畢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時已有虞祭更立几與筵相配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經帶布席於室中右几是也此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註云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愚謂此下言宰夫以木鐸命

於宮自寢門至于庫門則諸侯之禮也然則此虞有几筵亦據諸侯之禮言之周禮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與士虞禮同設几而右則已神之蓋亦虞祭之几筵爾是天子喪奠亦無几也喪奠無几以下室之奠有几筵也虞雖有几筵而下室之吉几筵尙設以虞之几筵乃素器也至卒哭以吉祭易喪祭則殯宮設吉几筵而下室不復設几筵矣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

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釋文舍音捨

鄭氏曰諱謂避其名生事畢而鬼事始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愚謂周人以諱事神卒哭而諱者爲明日將祔而廟祭之禮自此始始

以鬼神之道事之故曰生事畢而鬼事始也宰夫於天子天官之考也諸侯其上士歟周禮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木鐸鐸以木爲舌奮之以宣政教者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廟遷則不諱其名恩有所殺也新謂新死當祔者也自寢門至于庫門者諸侯之喪其爲廬堊室自寢門之外至庫門之內皆有之故徧以告之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鄭氏曰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囊鞬釋文囊音羔鞬本亦作鞬敕亮反

鄭氏曰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編冠也赴謂還告於國以告喪之辭言之也囊甲衣鞬弓衣兵不載示當報

也方氏慤曰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以喪禮處之愚謂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列有五曰死亡曰凶

札曰禍裁曰圍敗曰寇亂此五者同爲凶禮其服皆素服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衣乘素車又曰年不順成

君衣布摺本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檀弓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春秋傳秦師敗于殽秦伯素

服郊迎蓋皆以喪禮處之也素服謂素衣素冠素裳也檀弓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大司

馬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則素冠皆厭伏如喪冠之制也軍敗固當報然亦當視其事之何如若非有讎恥之

當雪而忿兵不已此秦穆彭衙之役春秋之所不取也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鄭氏曰焚其先人之室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

有虧傷火人火之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孔氏曰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陸氏佃曰春秋書新宮災諱火耳災非人之所能為也陳氏澹曰哭者哀祖宗神靈之無所託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釋文重直用反苛音何本亦作荷識申志反又如字

鄭氏曰而乃也夫之父曰舅方氏慤曰虎之害人可逃而苛政之害人無可逃此所以寧受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

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泄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釋文夫音符虛本亦作墟同起魚反解佳買反舊胡買反

鄭氏曰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下賢也豐曰不可者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已止也重強變賢也時公與三家始有惡懼將不安豐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廢滅無後之地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眾以信其後外恃眾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愚謂民履可哀之地則自哀履可敬之地則自敬其所以感

禮記集解卷一
之者真也虞夏之所以能使民敬信者亦有其可敬可信之實而已殷人作誓周人作會德不足而以敬信強其民而民反疑畔矣解離散也時哀公與三桓有惡君臣之間相疑相侮故其問豐如此豐言此者欲公反求諸已積誠意以感人而毋徒恃乎言辭約誓之末也○孔氏曰案尚書夏啟作甘誓左傳夏啟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言殷周者據身無誠信徒作盟誓而民始疑畔者耳非謂殷周始有誓會也馬氏晞孟曰殷周盛時以禮義道其民而又有誓以致其戒有盟會以聽其政大司徒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盟盟萬民犯命者是也其民始於不敢欺而終於不忍欺誓會之助於教豈小補哉及其末也無德教而徒恃誓會故民始疑畔不修其本而一之於末民其不解乎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

後也釋文為于偽反

慮居謂謀居處之安也無廟謂新主未入於廟也蓋喪畢雖將復寢然未吉祭以前主未入廟則不當預謀其所處之安也危身謂滅性也二者雖有賢不肖之殊而其害於孝則一也○鄭氏云慮居謂賣宅舍以奉喪非也古人田宅皆受之於官安得賣之以奉喪乎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釋文長丁丈反下官長同深式鳩反廣古曠反揜本又作掩於檢反隱於刃反號戶

高反○右還其封且
號者三八字爲一句

鄭氏曰季子名札魯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
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今泰山縣
是也孔子往而觀其葬者往弔之也坎深不至於泉以
生恕死斂以時服斂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也輪從也
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亦
節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孔氏曰襄二十九年昭二十
七年季子皆出聘襄二十九年孔子纔九歲此云孔子
往觀其葬故知爲昭二十七年愚謂水經註奉高縣北
有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坎壙也深不至泉者足
以藏棺槨而已不過深也封加土也橫曰廣直曰輪廣
輪纔足揜坎不過大也人俯而可以手憑不過高也袒
袒衣而露其臂也凡禮事吉凶皆左袒士喪禮飯尸主

人出南面左袒是已還遠也右還者季子在墓道東西
面又轉而南行又轉而北行而遠之也右還其封且號
者三謂還繞其封且號哭者凡三匝而止以將還吳而
與之訣也言骨肉歸復于土乃始終之命無可如何以
愍其尸柩之不能還吳言魂氣無不之以冀其精氣之
隨已而歸亦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之意也季子在塗葬
其子其視常禮蓋有所殺矣故孔子善其合禮而不質
言正以見其能隨時斟酌而得乎禮意也此篇所言如
將軍文氏之受弔汪錡之勿殤季子之葬其子皆變禮
而得正者所謂禮從宜者於此可以見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
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
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

釋文易以豉反○
鄭註考或爲定

鄭氏曰考公隱公益之曾孫弔含弔且含也時徐僭稱
王自比天子易謂臣禮于謂君禮容居以臣欲行君禮
徐自比天子以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顧氏炎武曰註
考公隱公益之曾孫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
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
禹奔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居之是
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尙能行王禮於隣國乎定公在魯
文宣之時作定爲是愚謂容居徐使者之名也雜記諸
侯相含使者致命曰寡君使某含今容居不用此辭而
曰使容居坐含進侯玉蓋天子遣使致含於諸侯之辭
也故邾之有司以其非禮而辭之易謂簡畧于謂廣大
易則易者謂大夫來弔位卑而簡易則行簡易之禮于
則于者謂諸侯來弔位尊而廣大則行廣大之禮也容

居列國之臣今乃自比天子之大夫以敵諸侯是易于
之禮雜也徐入春秋爲小國僖二年始見經旋以從齊
爲楚所伐其後依倚吳楚之間非敢僭擬天子者蓋其
先世曾强大僭竊後世相習而不知其非耳○鄭氏謂
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非也諸侯於鄰國之喪皆遣使
無自弔含之禮曹宣公卒於師諸侯請含因在會偶爲
之耳非常典也孔疏謂親致璧於柩及殯上謂之親含
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謂之不親含亦非也鄰國弔含
之使其至必在襲斂之後疏見註親含之說不可通故
爲此說以曲護之然雜記致含惟有委諸殯東南隅之
禮無所謂親含不親含之別也容居之見辭於邾人以
其辭之僭擬天子非以其親含也視下文言無所不用
斯言則當時之所爭者可見矣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鄭氏曰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愚謂無所不用斯言者謂無所不用此天子致命於諸侯之辭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鄭氏曰子思之母嫁母也姓庶氏嫁母與廟絕族方氏慤曰他室異室也愚謂子思之母嫁庶氏非姓庶氏也爲嫁母無服蓋當中心喪十五月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鄭氏曰祝佐含斂先服官長大夫士國中男女庶人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孔氏曰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杖是喪服之數故呼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若子亦三日而杖也官長服亦服杖也服在祝後故五日也國中男女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旣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則知

今云三日五日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愚謂五日官長杖官長達官之長謂卿大夫也若士則七日而杖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是也若諸侯之喪則士與大夫同以五日而杖以諸侯五日成服無不杖者也此及喪大記皆不言士者文畧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釋文勿勿粉反徐亡粉反

鄭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者畿內百縣之祀也孔氏曰百祀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椁者送之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也吳氏澄曰廢其祀勿其人蓋設此辭以令之以見王喪尤重於神祀如誓師而曰

無敢不供女則有大刑是也愚謂為椁必斬百祀之木者蓋社木神之所憑常時不伐以其歲久而高大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釋文饑餓同黔其廉反徐渠嚴反而食奉食同音嗣貿徐亡救反又音茂一音牟奉芳勇反與音餘

鄭氏曰蒙袂不欲人見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履也貿貿目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閔而呼食之非敬辭也從猶就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陳氏澔曰微與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亦非大過故其嗟雖可去其謝則可食矣吳氏澄曰曾子之言得中之道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其如字壞音怪洿音烏豬音誅

釋文殺本又作弑同式志反瞿本又作懼紀具反斷丁亂反殺

鄭氏曰定公獲且也魯文公十四年即位民之無禮不教之罪弑父弑君其罪無赦諸臣子孫皆得殺之壞其室洿其宮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踰月舉爵自貶損也孔氏曰臣之弑君凡在宮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弑君之人子之弑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弑父之人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

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

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釋文奐音喚本亦作煥要一遙反京音原

鄭氏曰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

皆發禮以往輪輪困言高大奐言眾多心譏其奢也祭

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全要領

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

當為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孔

氏曰輪謂輪困高大奐謂奐爛眾多既高又多文飾故

重美之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愚謂獻文蓋

二諡也歌謂祭祀作樂哭謂居喪哭泣聚國族謂與國

中僚友及宗族聚會飲食也頌者稱人之美禱者祈已

之福張老因頌寓規故為善頌文子聞義則服故為善

禱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做帷不棄為埋馬也做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子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釋文畜許六反又許又反貢本亦作贛音同為于偽反封彼劍反出注

鄭氏曰畜狗馴守封當為窆陷謂沒於土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方氏慤曰魯昭公乘馬墜而死以帷裹之愚謂埋之以帷則不以其做者也記者因孔子之事而并及埋路馬之法蓋犬馬皆有力於人故其死而埋之也猶有恩焉而或帷或蓋或做或不做大小輕重之差亦寓乎其間矣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闈人為君在弗內也會子與子貢入於其廡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闈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闈人辟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

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釋文內音納鄉許亮反辟音避
○今按辟之辟當音闈婢亦反

闈人掌門者不內二子者君弔方與主人哭踊之時於禮不得內弔賓也入於廡而脩容者敬君而更自整攝也鄉者已告者君行弔禮畢已告於擯者而內之也辟之為之辟也周禮闈人凡命夫命婦之出入則為之辟則弔賓入而辟之者闈人之職然也內雷大門之內雷水處也喪大記君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後至哀公弔時卽位於阼主人中庭北面既哭拜稽顙成踊主人乃就西階東北面視肆若卿大夫則斂時升堂視斂既斂而復東方西面之位二子士也其位在西方東面時二子以君在阼而就之故既入門折而東行又折而北行於其北行而及內雷也卿大夫在西面之位皆辟之二

子進而就君君降一等揖之乃退就巳之弔位也當時之君子以二子脩容而君大夫敬之故有盡飾行遠之說然不知二子之所以見敬者以君大夫素知其賢而非一時脩容之故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反本又作匍匐音同

釋文說音悅扶服並如字又上音蒲下音蒲北

鄭氏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覘闕視也微猶非也孔子善其知微愚謂覘者以子罕能得人心故知其不可伐孔子善之者以其能卽小以知大也子罕

能哀一介夫之喪則其平日之恩澤及於民者必深矣非獨晉而已雖天下有更強於晉者亦無能當之守國者不在於甲兵之利山谿之險而在人心之和於此可見矣然按左傳襄公九年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是時晉宋方睦晉安得有伐宋之謀記言恐誤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鄭氏曰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吳氏澄曰莊公薨歷十一月始葬時閔公幼弱莊夫人外淫慶父謀篡立不君生君因亦不天死君故不令閔公服父喪三年至閔二年五月距莊公之薨二十二月遽行吉禘後年八月慶父弑閔公矣愚謂如鄭氏之說則是莊公之喪閔公既葬卽除羣臣既卒哭卽

除則是喪不至期其爲短喪也甚矣魯爲秉禮之國雖
國家多故豈有服其君父不至期者且莊公以二十二
月吉禘春秋尚書以譏之若果以期喪服先君則其失
禮視吉禘爲尤甚春秋何反不書且果如鄭氏之說則
記於閔公當云旣葬而除不當但云經不入於羣臣當
云卒哭而除不當但云麻不入也云經不入則猶有帶
矣云麻不入則猶有葛矣按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
酉吉禘於莊公吉禘者禫除踰月新主遷於廟而行吉
祭也杜預謂莊公別立廟而吉禘胡氏謂行禘祭於寢皆非是喪以二十五日大祥
二十七月而禫踰月始吉祭莊公之喪以二十二月吉
禘視常禮短六月是其祥禫之期有不能如禮者春秋
書吉禘之速則其喪制之短固可見矣然謂服期而除
則恐不然疑閔公旣以十一月除首經遂以二十一月

除要經衰杖至二十二月禫祭旣畢而遂行吉祭與至
莊公之喪所以不能如禮者鄭氏謂閔公急正君臣吳
氏謂慶父不天死君則是時閔公幼弱而慶父專政吳
氏之說爲得其情又按鄭氏喪服斬衰章註云斬衰不
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又齊衰三
年章註云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
卒哭異數又大功章註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旣虞士
卒哭而受服今以莊公之喪觀之其葬也以十一月其
吉禘也以二十二月而喪主以旣葬便除首經可謂不
如禮之甚者然而羣臣變麻服葛猶必以卒哭則諸侯
受服亦以卒哭於此可見而天子亦當無異禮矣所以
喪服於斬衰齊衰之喪不言受服者蓋自大功以下卒
哭受服喪畢而除卒哭以後更無他服而齊斬之服卒

哭受服以後有練祥禫變除之節專言卒哭受服則不該兼言練祥禫之服則文繁此齊斬之喪之所以不書受服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釋文女如字徐

音汝卷音權本又作拳從才用反

鄭氏曰沐治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孔氏曰狸首之斑然言斲椁材文采似狸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言孔子手執斧斤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劉氏曰狸首之斑言木文之華女手之卷言沐椁之滑膩吳氏澄曰此舊歌辭而壤歌之耳非壤自作此歌也愚謂

歌辭之義不可知然壤歌此必有疑義劉氏之說爲近是已絕也從者以壤無禮已甚欲夫子絕之夫子以爲親故之人雖有過失未可遽失其爲親故隱惡以全交也○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大過否曰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卻非朋友之道矣愚謂原壤母死而歌與子桑戶死孟子反琴張臨喪而歌相類蓋當時爲老氏之學者多如此然壤之心實非忘哀也特以爲哀痛在心而禮有所不必拘耳故夫子原其心而畧其跡而姑以是全其交也若朝死夕忘曾鳥獸之不若者聖人豈容之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

歸

鄭氏曰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作起也愚謂吾誰與歸言吾將以誰為賢而歸之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釋文父音甫行舊下孟反皇如字并必正反植直吏反又時力反知音智○鄭註植或為特

鄭氏曰陽處父襄公之大傅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為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愚謂并者兼攬眾權植者獨立已意處父以此招眾怒而殺其身是無保身之知不足為賢也

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鄭氏曰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也愚謂舅犯圖利其身而不

顧君位之未定是無愛君之仁不足為賢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鄭氏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愚謂有愛君之仁而不忘其身則知有謀身之知而不遺其友則仁故

文子以為賢而歸之謂文子知人者所論賢否得其當也○孔氏曰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

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共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

於已故不見之非無故相遺也愚謂晉趙盾使先蔑迎公子雍蔑蓋與於立雍之謀者故晉立靈公而先蔑奔

秦士會非與謀立雍可以不必出奔而從蔑奔秦所謂不遺其友也至其在秦不見先蔑所以明其無相私黨

之心既以自明而亦所以全蔑亦不得為遺其友也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

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

焉釋文追然音退本亦作退勝音升呐如悅反徐奴劣反屬音燭○鄭註退或為妥

鄭氏曰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退柔和貌

呐呐舒小貌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

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生不交利廉也死不

屬其子潔也陳氏澔曰雖有舉用之恩於人而生則不

與之交利將死亦不以其子屬之廉潔之至愚謂趙文

子之為人亦可謂賢者然以宮室之侈肆夏之僭見譏

於世蓋其天姿雖美而未嘗學問生僭侈之世相習成

風而不自知其非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

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未吾

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釋文學戶教反衣衰依註衣

糾反喪如字○鄭註衍或為皮

鄭氏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

衣當為齋壞字也繆當為不繆垂之繆齊衰繆經士妻

為舅姑之服也言其妻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叔仲衍以

告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總衰小功之縷而四

升半之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既不知禮之

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服之姑姊妹在室

齊衰與婦為舅姑同愚謂繆結也繆經以繩一條自額

向後而交結於項也環經為之如環以加於首也舊說

謂環經一股非也繩必兩股而後能固結凡經皆然一

股者不可以為經也喪服傳曰長殤九月纓經中殤七

月不纓經又喪服大功章曰杜麻纓經經之有纓者止於大功九月則自小功以下經皆不纓矣不纓者其環經較膠之故垂其餘以爲纓爲之如環故無纓則膠經者大功以上之經環經者小功以下之經也舊說謂環經專用於弔服亦非也此爲舅環經其大小疑亦如齊衰之經但爲之如環而不膠耳總衰四升有半與齊衰之升數略相似而其縷輕細環經無纓亦視膠經爲差善故當時多服之叔仲衍習見當時所服反以齊衰膠經爲非子柳亦以衍之言爲然而請改之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子柳言已昔服姑姊妹亦如斯無有禁止我者以見其可服也於是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言衍與子柳之不知禮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

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

爲之衰

釋文成本或作邨音承

鄭氏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綏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綏謂蟬喙長在腹下孔氏曰成人不爲兄服聞子臯至孝來爲成宰必當治不孝之人故懼而制服蟹背殼似匡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喙長在腹下似冠之綏蠶則須匡以貯絲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非爲蠶設蜂冠無綏而蟬口有綏綏自著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而後畏子臯方爲制服服是子臯爲之非爲兄施亦猶蟹匡蟬綏各不關於蠶蜂也應氏鏞曰此謠雖以戲夫民之爲服者不出於誠心實以喜子臯之孝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故周公之告康叔以克敬典爲

急而分正東郊必以孝友之君陳風化之機不在多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
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釋文惡音烏

鄭氏曰子春曾子弟子惡乎猶於何也孔氏曰禮不食
三日子春悔不以實情勉強至五日言自吾母死而不
得吾實情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愚謂曾子居喪水
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春學於曾子者也故其喪母也五
日而不食皆賢者之過也然曾子則出乎至情而非有
所勉強子春則勉強以求過禮而情或有所不逮矣故
以不用其情為悔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

釋文縣音懸
付反暴步卜反尫烏光反暴人之疾子一讀
以子字向下與音餘○鄭註凡穆或作繆

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尫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錮疾
人之所哀暴之是虐杜氏預曰尫者病瘠之人其面鄉
上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
求之母乃已疏乎

鄭氏曰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
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覲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孔
氏曰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
暴之以求雨甚疏遠於道理矣按楚語民之精爽不攜
貳者始得為巫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
爽不攜貳者也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
徙市不亦可乎

釋文為于為
反可或作善

鄭氏曰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
孔氏曰天子諸侯之喪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
必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爲巷市陳氏澔
曰徙市以居喪之禮自責也縣子以其求諸已而不求
諸人故可其說然僖公以大旱欲焚巫尪聞臧文仲之
言而止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穆公而謂徙市爲可則
亦疏矣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釋文夫音扶

鄭氏曰祔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善夫善魯人也
祔葬當合孔氏曰衛人離之者象生時男女須隔居處
魯人合之者言死異於生不須復隔穀則異室死則同
穴故善魯之祔也愚謂離之者穿爲二壙夫婦之棺椁
各藏一壙也合之者穿一壙而以夫婦之棺椁合藏於

其中也離之則乖祔之義故孔子善魯

溫州府

卷十一終

平陽楊佩芝校

雁言集解